

第三部 最後打擊

第十三章 馬歇爾使情勢益形惡化

一九四五年美國軍力在太平洋區域頗佔優勢，吾人既已消滅日本帝國之武力，乃不旋踵於一九五零年間，面對另一威脅，即紅色中國是也。大戰結束時，吾人武力可稱無敵，我國外交官正可利用此種非常優越之情勢，防阻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一九四五年間，我中國盟友在中國大陸開始討伐共軍，截至一九四六年後期，國軍進展甚速，頗有將武裝叛亂予以肅清之勢。乃馬歇爾赴華調停，竟將有利於國軍之情勢推翻。換言之，在其十四個月調停期間，破壞美國自一九零零年所主張維護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基本政策。

當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時，中共在中國大陸僅佔其一小部份，未幾，共軍即開始爭奪日軍前所佔領之城市，戰略地區及鐵空交通線，共軍司令朱德立即命令其軍官在附近地區接受日軍投降。蔣元帥查照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之指示，通令共軍駐紮原地，聽候命令，共軍置之不理。八月十六日朱德致文與英、美、蘇俄駐重慶大使館，要求參加接受日軍投降之權，並特請美國「立即停止給予國民黨政府租借法案下軍用物

Prof. Anthony Dubeck 原著

厲

昭 節 譯

資」，另電蔣元帥稱：「中國人民對先生及先生所組不能代表廣大民衆之政府表示不滿。」

中共之目的在立即控制滿洲，此事先必與蘇俄預有商洽。蓋共軍擁入滿洲，自俄軍接獲日軍投降之武器，幾無時間可以商洽一切。日軍投降時，國軍尚在華南華西，距日軍所佔領之主要港口暨工商業中心甚遠，而共軍佔據長江下游以及華北主要城市之附近地帶。為爭取時機計，美國會以空運飛機供應國軍，俾能越過共軍陣線佔領主要城市及交通線，接受日軍投降及其武器，其後並供給海軍運輸船隻運送國軍至滿洲口岸，佔領重要地區。關於此事，魏德邁將軍既在中國戰區任職，對於當時情勢有正確之認識，處置敏捷果敢，厥功甚偉，卒將共產黨詭謀初步破壞，使不能自日軍手中佔有重要地區。魏將軍明瞭蘇俄在中國之策略，深感不安，故請美國軍部派遣美軍七師赴華，將華北與滿洲隔離，聯合參謀部答稱：無軍隊可資調遣。

滿洲日軍實際上毫無抵抗，此與當時所謂太平洋戰爭中必須俄軍參加接受日軍投降之信念，恰恰相反。為麥克阿瑟將軍軍事，國會所舉行之檢討會議中，魏德邁將軍作證時稱：「……日軍於奉令繳械後，全部合作，毫無糾紛，……日軍順

遠東如何淪陷

八

從合作，吾人一以當千，絕無抵抗。」就軍略而言，滿洲為必爭之地，尤以俄軍出現於滿洲為甚。一九四五年八月間，蘇俄向日本宣戰後，俄日兩軍作戰不足一星期，即告結束。一九四五年及一九四六年之交，中俄兩國間因旅順大連管轄問題發生爭執數起，蘇俄會將滿洲日本重要工業機器拆卸作為戰利品。再則俄軍駐屯於非條約所規定之地方，直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原規定撤退之時期而不撤退，嗣後由雙方議定遲至一九四六年二月方始撤退。

俄軍留駐滿洲，有利於中共，自毫無疑問。依據一九四五年八月中俄所訂條約之規定，俄軍拒不撤退，致國軍不能由大連進入滿洲，俄軍收繳日軍武器轉給共軍，均與國軍不利。國軍為取得供應上之便利，必須另闢路線，而與共軍發生衝突。共軍遇有機會，則偷襲國軍，戰事因此擴

大，遍及中國各地。美國政府所顧慮者，即第二次大戰後中國發生內戰問題，內戰竟然發生，美國官員引以為憂。其時（一九四五年九月）侯萊大使適在華府述職，杜魯門總統及貝爾納斯國務卿力促其返任所，調停於國共之間。截至十一月底，侯萊既已準備返任，乃因國務院中職業官員破壞美國對華政策並左袒中共事，突然辭職。

截至一九四五年後期，美國國策係支持中國國民政府，吾人決支持其軍隊對日作戰，吾人在官方並不干預中國內爭。但在一九四五年後期，吾人改變政策，干涉其內政，支助中共而反對蔣元帥。此項干涉政策，自一九四五年持續至一九四九年，即係國務院、新聞界，以及公開辯論中反蔣派作祟之結果。遠東專家郝英貝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四年間主持遠東事務有年，謂：「美國政府自一九四五年以後，採取與其對華傳統及承諾相矛盾之步驟，干涉國共之內爭，美國之言行顯有反正兩派，而美國政府於是對國民政府施展壓力，此種壓力之施展，並非反共，實有利於共產黨而不利於國民政府。」

參議院安全委員會小組會議查明國務院中國科長雲生特與拉鐵摩爾為親密朋友。拉氏早在一九三零年即有心為蘇俄陰謀作能言善辯之工具。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拉氏曾致函杜魯門總統，表示美國支助中國國民政府將為蘇俄支助中共立一先例，召致中國之分裂。拉氏力請修改現行美國援蔣之政策，繼於七月三日訪問白宮，留交節要一件。謂：中國應組織聯合政府，由中共加入，並予以實權。拉氏意見明顯反映左傾反蔣派所持美國專一支助中國國民政府之政策應即停止。同時美

國共產黨亦決議建議美國變更政策，並稱：美國反動派仍執行一種危險政策，維持反動無能之蔣政權，而防阻產生強盛統一之民主中國。美共又誣稱：此輩反動派倡議與日本天皇協調，企圖控制日本作為遠東反動之堡壘。其六月二十日決議又指控國務院中實力派力求妥協的和平，保存天皇權力，在戰後犧牲中國及其他遠東人民對付蘇俄，美國政府內實力派則企圖利用日本之失敗轉為帝國主義之陰謀，支持中國國民黨「反動傀儡政權」而達美國帝國主義控制遠東之情勢。美共並要求清除國務院中所有法西斯派反動官僚，以充份軍援供給中國第八路軍及新四軍所領導之游擊隊。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中國共產黨於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亦以同樣方式發表報告，號召中共人民成立一獨立自由民主統一之強盛新中國。其決議明白聲述共產黨之目的為組織聯合政府。上述兩件共產黨公告，以及拉鐵摩爾致杜魯門之函件，頗為重要。拉鐵摩爾與共產黨均號召成立一強盛統一的民主中國，減少美國對中國國民政府之援助，將軍援轉給中共，要求國務院更換人員。兩者之間，所不同者，拉鐵摩爾力圖以其意見影響杜魯門總統耳。

當時國務院中負責遠東政策者為格魯大使、巴蘭亭 Joseph W. Ballantine 及杜魯門，此三人均在日本多年，富有經驗。自共產黨決議後為時不足四閱月，上述三人均被迫辭去國務院職務，接替人員對遠東鮮有經驗，或係親共份子，原任遠東司長巴蘭亭曾由日人所訓練，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間在中國服務，接替之雲生特對中共甚表同情，此項國務院人事變遷，導致變

更對中國國民政府之政策，終陷入於中共之彀中。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聯合參謀部曾發出訓令一通與魏德邁將軍，稱：「如有充份證據促使美國政府相信，任何接受美國軍援之中國軍隊，支助美國所不能支助之任何政府，無論用於內爭或侵犯情事，美國對華軍援立將停止。」該訓令之含意，即轉告蔣元帥美國雖將繼續援華，但援華物資不得用於內爭，美國政策在親共壓力下漸將中共砌入於聯合政府之中。十一月二十七日，國務院會同陸海兩軍部決定對華之新政策，貝爾納斯在會議中稱：「今將各種因素加以考慮，最明智之步驟，似應迫使中國政府與中共達成妥協，或竟明告蔣元帥，如彼不贊同此議，則吾人將停止援助其政府。」會議結束，艾奇遜綜合論述案情，謂：國務院所擬辦法為在蔣元帥領導下與共產黨繼續謀求政治解決，蔣元帥在此壓力下，當能合作。同月二十八日，雲生特概述美國對華新政策時，建議美國勸告國民黨將其他政黨納入政府之中，國民政府既係一黨專政，美國「自不能以軍事干涉支持其內爭」。艾氏並號召國共雙方停戰，由英、美、蘇俄共同予以保證。此項政策，由貝爾納斯國務卿於十二月九日以節略聲述如次：吾人長遠目標為發展一強盛統一的民主之中國，力請中國中央政府與各黨各派達成妥協，將中央政府範圍擴大，納入目前未參預政府之各黨派，美國將力促中央政府、「所謂共產黨」及其他黨派互相忍讓。

由上述「所謂共產黨」字樣，即可知杜魯門總統與貝爾納斯國務卿為國務院官員導入歧途之

一斑。貝爾納斯在節略另一段中稱：「在馬歇爾將軍在重慶與中國領袖商得結果前，暫不運送中國軍隊前往華北。」「所謂共產黨」詞句，意謂中國共產黨並非真正之共產黨，而係性質不同之黨派，實為慘絕人寰之錯誤。蘇俄對中國共產黨有壓倒之影響力一事，久為人所共知。例如陸軍情報機構曾於一九四五年間繕有此項報告，國務院官員恆以其可慮而不可靠，終於因外交官中親共人員之意見佔優勢，當陸軍情報機構擬具其報告時，國務院外交官魯登適自中國共軍佔領區返美，對一美記者稱：「所謂共產黨者，即一群帶有和緩民主氣味之農村改革派而已。」

迨侯萊辭職獲准，杜魯門總統即因農業部長安德遜 Clinton P. Anderson 之推薦，任命馬歇爾將軍為其駐華代表，接辦侯萊前此奉令辦理之事務，而馬氏使命竟為助成共產黨控制中國之主因。魏德邁將軍謂：馬歇爾既無時間又鮮意向或機智研討共產主義之方略，殊為不幸。馬氏對於其老友史迪威所報告將中國一切弊端歸諸蔣介石之政府，深信不疑。再則馬氏奉命來華時，其精神體力均已極端疲憊，不能正確認清局勢，其來華使命，原由國務院所規定，絕難完成，其使命之失敗已注於其所受疑雲密佈的訓令之中。

吾人一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總統所公佈給予馬歇爾之訓令，然後知中國何以淪陷於共產黨。杜總統在其聲言中主張中國組織聯合政府，據稱：「美國知悉中國國民政府為一黨專政之政府，並深信如該政府之基礎擴大範圍，納入其他政黨，則和平統一暨民主改革當可預

期。」此項聲言，華人自視為不信任蔣元帥，而要求與共產黨共享政權。聲言中另一段稱：「獨立自主之軍隊如共產軍隊，與中國政治統一不相吻合，實際上亦不可能達成政治統一，今將政府代表範圍予以放寬，則獨立軍隊可以消滅而歸併於國民政府軍隊之中。」蔣元帥曾再三表示共軍放下武器，即可編入政府軍隊之內，但馬歇爾訓令則主張先將共產黨納入政府，然後任其軍隊放下武器，訓令末段陳述美國政策，極為重要。謂：「當中國遵循上述途徑，向和平統一邁進，美國準備以一切合理方法援助國民政府，復興建設中國，改進其農工經濟，建立軍事機構，使其足可擔負中國國內與國際維持和平與秩序之責任。」

訓令中以「和平統一」為吾人援助之條件一節，誠使人立感疑慮，在和平與統一成為吾人官方條件數月以前，全國左派份子即倡導此說。例如參議院安全委員會調查會議中，羅新基 Lawrence K. Rossignol 因撰文主張是說而引用憲法第五修改條款拒作答復。副總統華萊士曾演講三四次，主張中國有「和平與統一」。「和平與統一」已成口頭禪，然後出現於總統訓令之中。吾人於分析馬歇爾訓令時，試問一國現有武裝叛亂，如何可有統一，平亂方法之一，當然須使用武力。然馬歇爾訓令中吾人向蔣元帥聲言，吾人必須先有「和平與統一」，故不能使用武力。似乎唯一辦法祇有向共產黨讓步，蔣元帥不願出此。當馬歇爾接受訓令時，海軍上將李海在場，曾明告馬氏其所奉訓令與羅斯福總統所持對中國與遠東之態度完全牴觸。討論中爭辯激烈，永為

李馬兩人間友誼之裂痕。總之，杜魯門總統所倡導、馬歇爾所執行之美國對華政策，認為中國內爭全係國內問題，與蘇俄利用革命進行其擴張策略毫無關係，美國新聞界中熱烈贊助者，亦繁有從。

研究歷史人士對執筆草擬馬歇爾使命訓令之人發生爭論，在麥克阿瑟調查會議中，新澤西州參議員史密斯 H. Alexander Smith 關於蔣將軍於一九四五年估計中國軍力之報告，曾詢問馬歇爾，報告末節謂：「馬歇爾將軍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派後與艾奇遜同坐一席，為杜魯門總統草擬所予之訓令。」馬氏斷然否認，史氏再問究竟誰為執筆之人，馬歇爾答稱，國務卿貝爾納斯、副國務卿艾奇遜、中國科長雲生特均參與其事，此外則非所知。艾奇遜作證時則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馬歇爾奉召赴華府，國務卿貝爾納斯與馬氏會商，貝氏宣讀簡要，概述訓令輪廓，馬歇爾不以為然，謂將與同僚會商，自行擬撰，故訓令草稿即為馬氏會同四位親信將軍所擬撰，然後遞交國務卿，十二月八日貝爾納斯國務卿再與馬歇爾會商，提出修改字句，十二月九日星期日，貝爾納斯、馬歇爾、雲生特、赫爾將軍（與前國務卿赫爾有別）及本人在國務卿辦公室會商，馬歇爾對貝氏所提修改表示贊許，吾人於是得一家均同意之訓令草案。」關於此事之證言，內閣閣員言人人殊，意見紛歧，莫衷一是。以是所定政策，卒將中國盟友犧牲。參議院安全委員會一致通過結論，謂：「……毛澤東於一九四五年五月要求組織聯合政府之議，美國共產黨附和之，同年七月三日拉鐵摩爾致文總統建

議之，雲生特採用之，國務卿認可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經杜魯門總統公佈為對華政策之基礎，馬歇爾被派赴華即係執行此項政策，利用美國勢力向中國國民政府施展壓力。」

根據國務院白皮書所載，當一九四五年年底馬歇爾到達中國時，國軍作戰部隊與共軍相較，國軍有來復槍五倍於共軍，重武器、運輸工具及空軍均獨佔無匹，國軍乘勝追逐，共軍向北逃竄，國軍勝利在望，達最高峯。十二月二十日馬歇爾到達重慶，晉謁蔣元帥後，美國某軍官問蔣，馬已來華調停，貴元帥以為將來和談希望如何，蔣答稱：「問題之癥結掌握於蘇俄之手中，請向莫斯科索取答案。」馬歇爾初步調停似有成效，周恩來於其到達之日發表聲言稱：共產黨將協議停戰，結束內爭，參加交涉，組織聯合政府。此對馬氏甚為悅耳，馬氏自始受史迪威影響，為周恩來所迷惑，周代表共產黨偽裝為「農村改革派」，顯示重慶政府為「專制」與「反動」。

一九四六年之初，馬歇爾將軍於國共兩軍之間商得停戰辦法，一月十三日實行停戰，組織一三人委員會，國共兩方各派代表一人，美國派代表一人，在當時勝利的國軍與潰敗的共軍之間處理停戰事宜，並在北平設立總部，以便實施停戰條款，雙方敵對位置不得移動，惟是停戰協議有一條款，國軍可向滿州移動，遵照一九四五年八月中俄條約之規定，向俄軍接收滿州，美國飛機運送停戰觀察團至衝突地點，或有衝突威脅之地點，制止或防止敵對行為，所有問題必須在總部解決，三方代表有同等表決之權，三人委員會之

決議必須全體一致。

同年一月十日已成立政治協商會，會中代表計國民黨八人，共產黨七人，中國青年黨五人，此外民主同盟及其他九個黨派合派九人。上述代表同意組織聯合政府，過渡時期終了，再成立憲法政府，同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籌組憲法政府。其中最要事件，厥惟將紅軍編入國軍，此前，日本既為主要敵人，將紅軍併入國軍以便擊敗，自係合理。今日日本帝國既已投降，則此舉殊屬慘痛之錯誤。蔣元帥曾於一九三七年同意將紅軍併入國軍，組織聯合陣線，抵抗日本。嗣後紅軍如何蔑視協議條款，為蔣元帥親目所睹。但蔣元帥以馬歇爾深信可與共產黨合組聯合政府，美國並認為此舉非特合宜，亦且必要，亦願再行嘗試。

根據軍事改組計劃，國軍應於首期十二個月內自三百五十四師縮編為九十師，同期內共軍縮編為十八師；第二期六個月內國軍減為五十師，共軍減為十師，國共兩軍之比率為五與一。協議成立三星期內，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均須將所留九十師暨十八師軍隊名冊送交軍事小組委員會審核，國軍二十師中有六師為國共合組之軍隊。此項軍事整編辦法，雖與共產黨有利，但實際上將共軍編入國軍，成功之難，不啻與虎謀皮。就協議規定而言，國民政府甚願作重大讓步，共軍如忠實遵行，則中國當可向全國統一之坦途邁進甚遠。

停戰令既已頒發，共軍編入國軍辦法亦已議定，送由政治協商會核准，人皆以為中國終將從

事和平復興之建設。馬歇爾將軍亦以為其初步調停使命可以告一段落，旋返華府向杜魯門總統報告。馬氏離華以前，曾向新聞記者道及擬在北平以西一百二十四哩之張家口設立「小西點」(Little West Point)軍官學校，訓練共軍軍官的想入非非之計劃。美國軍官不特對共軍高級軍官授以參謀技術，且將教其使用美國武器，此項武器，如共軍軍官諳悉使用，顯將供給裝備，繼而準備在該校授課之美國上校軍官源源到達北平，截至初夏，至少已有三十名安插於軍調委員會總部之內待命。但不知原因何在，此項「小西點」軍官學校終未成立。

一九四六年三月馬歇爾離華返美後，共產黨即撕毀停戰協定，向滿州進軍，擴大叛亂範圍。自此項公然破壞停戰條款罪行發生後，國民黨採取報復措施，自亦振振有詞。俄軍旋於四月十五日自長春撤退後，共軍即向長春進攻，於十八日佔領之。此舉顯違停戰命令，導致嚴重後果。中共軍官自是非常自信，難於妥協。對國民政府影響更為惡劣，同時政府中極右派人士地位增強，謂共產黨絕無遵守協議之意向。四月十八日馬歇爾返抵重慶時，戰事已蔓延於滿州各地，國軍藉美軍援助運送七師軍隊進入東北，歷經血戰，於五月十九日進佔四平街，向長春猛進。四日後蔣元帥飛抵瀋陽督戰，國軍佔領長春後即北向哈爾濱，東向吉林繼續前進。馬歇爾將軍要求停戰，蔣元帥允予照辦。馬歇爾運用種種外交手段促成停戰，迫使蔣元帥於可以殲滅大部共軍之際停止向共軍進攻。當此時機，國軍佔絕對優勢，共軍

雖由俄軍予以新式武器，但不知如何使用。六月七日實行停戰，同月二十六日在滿州停止敵對行為之協定亦經正式簽署。自六月七日雙方在滿州所佔位置予以劃定，但停戰未幾，又遭破壞，將破壞罪責歸諸國民政府。共產黨代表發言，指摘國民黨反動政策，決心訴諸武力，並指控美國支助不能代表中國人之政府，紐約時報亦謂國民黨破壞停戰協定。按其實際，所稱並不正確。主要原因，係共產黨在停戰令發表時，利用時機擴張其控制區域。其在東北，國軍遵守停戰令停止進攻，共軍乘機整補，接受俄軍援助，一年後共軍竟能反攻，卒控制中國整個大陸。美記者藍德Christopher Rand一九四七年自瀋陽報稱：「去夏國軍有九師之衆，計二十萬人，其中有美國訓練裝備之師旅，共軍非其匹敵，此於去春四平街之役證明無誤。……家以爲國軍攻取共軍主要城市哈爾濱，易如反掌，乃馬歇爾企圖調停，迫使停戰，致無由實現。」

馬歇爾停戰辦法實施後，戰鬪又在各方展開。蘇俄報紙猛烈抨擊美國鼓勵中國內爭之政策，七月七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同聲響應此說。同時共產黨對美駐華海軍陸戰隊滋生事端，七月二十九日美國陸戰隊汽車運輸隊由天津運送給養至北平，中途爲共產黨六百人所伏擊，美軍四人連同領隊軍官殉職。此項攻擊，顯係製造事端，藉以呼應當時國際共產黨所宣傳美軍應自中國撤退。當共產黨着手反美活動之際，美國即停止供給國軍軍備，誠屬慘痛之錯誤。四月初，中共破壞停戰協定以後，美國政府已將借予中國國

民政府五萬萬元借款停止，對中共雖係破壞協定之元兇並未採取任何行動，美國官員亦未曾採施任何辦法阻遏蘇俄以日本武器裝備共軍。此對反共武力打擊甚大，而中立傍觀者大爲鼓舞。

和平展望迅速消逝之餘，華府又開始重行厘訂政策，復採行通常外交途徑。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知名之教會教育家司徒雷登奉派繼侯萊爲駐華大使，與馬歇爾協辦中國事務。七月二十三日據包萊報稱：俄人已將滿州工廠機器拆卸沒收，使工業癱瘓，華府於是重表決心將陸戰隊留駐中國。司徒雷登與馬歇爾於八月十日共同發表聲明，意在引起世人對中國局勢嚴重之注意。據稱中國面臨經濟崩潰，民衆雖需要和平，但「戰爭已瀰漫全國，致負責人士失其控制」，同日杜魯門總統照會蔣元帥，對危難局勢及兩黨極端份子之固執，表示關懷。聲言涵意謂：和平解決辦法倘不能大有進展，則美國勢必重訂其對華政策。數日後蔣元帥發表聲明，嚴責共產黨破壞協議，共產黨應「放棄使用武力攫奪政權，推翻政府，建立集權政權之策略」。八月底杜魯門總統再致文於蔣元帥，表示中國內戰蔓延之威脅迅予停止之希望，俾美國可以計劃予以工商業之援助及農村復興之改進。

關於馬歇爾所安排停戰之影響，陳納德之記述頗爲重要。據稱：「漢口以北國軍二十萬將共軍七萬包圍，開始逐步予以殲滅，共產黨即根據停戰協議向馬歇爾申訴，於是安排停止戰鬪，俾共軍得以突圍向山東逃竄。約一年後，共軍又在山東大舉反攻，廣州東江附近共軍十萬人爲國軍包圍，停戰團前往解圍，任令共軍不受阻礙前往海口乘船，駛往山東。最乖異之事爲張家口，張家口孤懸華北山區，在歷史上爲中國與滿州之通道，大戰結束，共產黨在滿州並無組織，中共大批軍隊自西北老巢出發，通過張家口，擁入滿州，與俄軍合流，迨國軍到達滿州，發現其工業中心之機器已被拆除淨盡，日本著名之關東軍軍庫空無所有，關東軍或其裝備均無踪跡可尋。」張家口自日本投降後由共軍佔據，一九四六年六月間由於馬歇爾施展壓力之結果，蔣元帥仍由共軍保留。迨九月底國民政府公佈已開始軍事行動奪取張家口，預測馬歇爾將加反對，於是照會司徒大使稱：「……中國政府爲全國福利計，必須控制張家口，政府佔領該城，可以防範共軍另採軍事行動。」

十月十日國軍規復張家口，同月十六日蔣元帥發表八項新交涉基點，重申政府和平解決之願望，共產黨拒不接受。十一月八日國民大會開會前夕，蔣元帥又發表聲言稱：「本政府茲爲誠意達成永久和平暨政治安定計，所有國內及東北政府軍隊均已奉令，除因必須防衛陣地外，不得開火。」然此項聲言，仍不能使其共產黨信服，竟堅拒不參加十一月十六日所召開之國民大會。蓋共產黨若非握有控制實權，可將其操縱轉化，則不欲參加任何民主機構。同日周恩來請馬歇爾派美國飛機以便其飛返延安，同時表示疑慮，謂：國民政府將採取軍事行動向延安進攻，和談無望。馬歇爾立允派美國軍用飛機運送所有共黨人員，並以憂慮心情表示稱：「渠並不知國民政府有進

攻延安之計劃，如有此舉，實所痛心，當堅決予以反對，並認為其所負使命終結，」等語。渠對於和談破裂，乃返延安，認為係由於國民黨固執成見認為共產黨不執行已達成之協議徒事破壞所致。馬氏其後解釋共產黨拒絕作任何讓步，謂：「共產黨疑慮重重，自召失敗。」何其天真可笑。

馬歇爾來華調停，共產黨自始即無誠意組織聯合政府，其策略為中共必須控制在握，否則寧不參加。司徒雷登大使經驗之談為：「姑無論共產黨目的何在，余深信其所需要者為依照其條件組織聯合政府耳，國民黨則滿懷疑慮，就余處世經歷而言，從未遇有雙方互相猜疑如此其甚者，尤以共產黨為然。」此說與周以德家議員意見不謀而合，周於一九四五年後期再訪中國時，稱：「共產黨並不企求統一，所企求者表面謀求統一，藉以獲取來自國外之軍火、同情與支助之利益，同時又有獨斷獨行之自由。」共產黨之態度雖甚頑強，馬歇爾仍廣續努力謀組聯合政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馬氏堅決警告蔣元帥，謂：共產黨既已坐大，國民黨既不能將其壓服，惟有設法准其加入政府。十二月四日周恩來通知馬歇爾，提出共產黨重開談判之條件：一、解散國民大會，二、照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國共兩軍所佔之陣線重予調整（此與共軍有利）。當時國民大會已集會四十日之久，經過冗長辯論後已於耶穌聖節日通過一部民主憲法，以國民大會由全中國各政治背景不同之二千零四十五名代表所組成，而有此成就，實屬難能可貴。茲引述馬歇爾於一

九四七年一月七日之言曰：「按其實際，國民大會既已通過一部民主憲法，其主要條款均根據去年一月各黨派所組政治協商會訂定之原則，共產黨推拒不參加，殊為不幸，因該憲法已將其所要求重要各點羅列無遺也。」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杜魯門總統發表政策聲言，不干預中國事件，翌年一月六日公佈馬歇爾將軍赴華使命終止，旋任為國務卿，繼貝爾納斯之後。馬氏於八月離華，其使命歷一年有奇，雖其本人連同屬員辛勤致力，終於失敗。蓋其使命基於完全誤解中共，削弱中國國民政府之地位，大力援助共產黨，以備其最後征服中國耳。馬歇爾將軍於離華前，發表一冗長聲言，稱：「國民政府方面……其中佔有優勢之頑固派反對本人一切對組織一真正的聯合政府所為之努力，……彼等曾明白申述其信念，謂：與共產黨在政府中合作，誠屬不可思議，惟有使用武力，方可解決問題。」其後馬歇爾在國務卿任內與莫洛托夫交涉，雖得悉民主的政治家如彼其人者，絕難與共產黨合作，但終未於適當場合撤消其離華前之聲言。渠曾表示不了解共產主義之性質，在上述同一聲言中亦謂：「在中共方面余信亦有自由與極端兩派……共產黨中定有自由派……置中國人民之利益於共產主義利益之上……」。馬氏嚴責共產黨宣傳策略稱：「有意誤解與濫詬我政府之行為、政策與目的，肆意宣傳，不顧真理，不認清事實，居心將中國人民與世人導入歧途，引起對美國人民之仇恨。」

鮮有認識，共產同情份子恒利用其虛榮心完成其隱秘之目的。魏德邁將軍謂：馬歇爾不了解共產主義，否則何致於要使根本各不相容的中國國民黨與蘇俄支助之中共和解。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馬歇爾將軍路過檀香山，對記者稱：「渠不知俄國支助中國共產黨有何證據。」發表上述聲言，是否因彼任命為國務卿而不欲開罪於蘇俄，抑嗣後改變心腸？關於援華問題於一九四八年二月間在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中明白宣稱：「中共在滿洲直接或間接透過蘇俄獲得大批日本軍火，日本關東軍投降者約七十萬人。」鑒於馬歇爾力迫蔣元帥與中共分享政權時，曾停運援華之軍火，此項軍火禁運措施，自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七月達一年之久。在此時期，國民政府即不能向吾人購買軍火，而蘇俄則自日本滿洲軍庫以及德國戰敗後由太平洋運往西北利亞以備俄國對日作戰而迄未使用的租借法案下軍用物資中，無限制供給中共。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中美兩國簽署協定，將美國貯存於印度、中國及太平洋十七島嶼中之剩餘軍用物資，約值九萬萬元，售與中國。中共大肆咆哮，詆毀美國援助國民黨，攻擊馬歇爾為調停於國共兩黨之間，實則美國大規模以軍用物資供給一黨。馬歇爾自認其所處地位甚為尷尬，特設法向周恩來解釋，謂：剩餘物資中無軍用品，僅係機器、車輛及交通工具，可作為中國復興建設之用。共產黨對此項解釋，置之不理。馬將軍為表示對雙方無所偏袒計，竟請美國政府停止運華軍火，九月間所有太平洋區域運往中

國作戰物資均予停止，此爲緊要關頭，中國處境異常惡劣。紐約時報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載稱：國軍之槍械破敵不堪，無法射擊。反之，共軍則由蘇俄予以充份之軍火。柯克海軍上將於一九四五及一九四六年間統率第七艦隊留駐中國領海，於參議院安全委員會作證時，亦證實上述情事之正確。並稱：「國軍中有美國裝備之師旅，美國禁止將軍火運予中國，該師旅等即失去火力，旋被擊敗。國軍之失敗原因固多，其原因之一，即當其在戰場獲勝時，共軍即要求停戰。」一九四八年四月間第八十屆國會雖已撥出一萬萬二千五百萬元援助國民政府之款項，但因船運稽延，槍械運達華北國軍時，缺乏零件，不能使用。對中國事務最有經驗而名爲義勇之中國通陳納德將軍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廿九日參議院安全委員會作證時，稱：「禁運軍火後，第一批美國軍火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達上海，爲時太遲，緩不濟急。」根據國防部記錄，自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軍火禁運令實施時起，至一九四八年四月第八十屆國會撥款時止，無大批軍火運往中國。在此時期，租借法案下援華物資僅值一千七百九十萬元而已。再則美國海軍陸戰隊所遺留於中國之軍火，計值四百三十萬元。由是可知軍火禁運對國軍士氣所發生影響之惡劣毫無疑問。據柯克上將私人談話時稱：馬歇爾曾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月間告以「吾人初則裝備中國國軍，然後將其武裝解除」。馬歇爾使命對中共確極便利，當其赴華時，共軍佔領區域既小，人數不過三十萬，裝備惡劣。馬歇爾離華返美，杜魯門擢升馬

爲國務卿，共軍佔領區域大爲增加，人數增爲二百萬，裝備良好。總之，馬歇爾使命之作用，原以爲可迫使蔣元帥容納共產黨於其政府之中，恰如魏德邁將軍在國會所舉行的麥克阿瑟將軍事件會議中之證言所稱：「正墜入共產黨之彀中。」不寧惟是，一九四六年七月間馬歇爾對共產黨明白表示馴服，即如美國擬任命魏德邁爲駐華大使一事，杜魯門總統業予簽定，發表以前，忽因馬歇爾由於周恩來之反對而電請美國政府取消。此事由副國務卿艾奇遜面告魏德邁，魏即答稱：「共產黨竟有權決定任命美國政府中負責之官員，余頗不以爲然。」

國民政府之士氣與力量，亦即蔣元帥賴以領導中國人民抵抗日本者，竟因馬歇爾使命所鑄軍事與外交之錯誤而被削弱，戰後美國官員之誤解與愚昧，認爲可以與共產黨合作，自爲削弱中國國民政府地位之主因。美國官員中不澈底了解共產黨策略者頗不乏人，此輩人員以爲中國新「民主勢力」產生，當可與美國利益並存不悖，此與實情相距，何啻天淵。

馬歇爾雖謂對共產黨之目的與性質均甚了解，但仍力謀將國民黨與徒事破壞之共產黨聯合統一，其使命之悲慘失敗，原由於美國決策人士中頗多於有意無意中認爲中國共產黨係真正傾向自由之農村改革派所註定。馬歇爾不了解共產黨領袖之真意與詭變，如周恩來之流，能隨機應變僞裝君子。戴葉歌神父 Father de Jaehner 曾赴馬之行轅求見，擬報告其留居共區六年之經歷，馬之私人秘書適爲共產黨員，加以阻撓，卒

不果見。

馬歇爾赴華調停，恰在緊要關頭。其時美國在太平洋區域軍力鼎盛，中國國民政府亦開始主張其在滿洲與華北之統治權。倘馬歇爾以武力支助蔣元帥，則蔣氏獲勝當毫無疑問。蓋國民黨對共產黨就雙方實力而言，截至一九四六年六月止，前者操絕對優勢，國軍對共軍追奔逐北，共軍北向逃竄，國軍勝利在望達最高峯。乃馬歇爾來華調停，對蔣元帥橫施壓力，謀組聯合政府。所不幸者，吾人對國民政府施用壓力，對共產黨則否，吾人應對共產黨亦使用壓力，並明告毛澤東與周恩來，共產黨如不遵奉中華民國政府之最高權力，則美國將無限制支助蔣元帥。魏德邁將軍有言：吾人堅持蔣元帥應實施民主之改革，並與共產黨合作，吾人謀求一強盛獨立之中國，而不予國民政府制服共產黨之資源與支助。眾議員周以德曾將中國與希臘兩相比較，謂：吾人對希臘曾告以不可與共產黨聯合，將助其反共，並派符立德將軍前往協助其訓練反共軍隊，戰勝共軍，是爲杜魯門主義，卒挽救希臘。對中國則截然相反，中國既不應有內戰，又必須與共產黨共組聯合政府。吾人在希臘之成功，係政策之正確，在中國之失敗，係政策之錯誤，自不待言。馬歇爾調停期間，由於美國政策之錯誤，致中國遭受嚴重之結果。史迪威與魏德邁兩人俱係馬之好友，不幸馬氏偏聽史氏關於中國歪曲事實之意見，而鑄成大錯。陳納德對於馬歇爾調停使命之結論，謂：將中國中央政府逐漸增強之地位推翻，使軍事情況轉利於中國共產黨。